

新春談東北亞情勢

朱少先

作者遠居美國，本文寄達原稿遲遲，復因編者臥病有所耽擱，致未及早刊出。惟作者乃東北亞問題專家，本文更爲其檢討一年來東北亞情勢之力作，故仍依原題刊出全文，藉供讀者參考——編者。

一、前言

一年一度對世界各重要地區情勢的檢討與展望，是本刊十年來一貫的特色。作者承主編的厚愛，一直擔當東北亞地區的情勢分析與研討。一九八四年已經結束，一九八五年剛剛開始，又到撰寫這篇拙稿的時候了。

一年情勢的回顧，如果只綜合過去一年來本地區發生的重大事件，作梗要的敘述，自然比較簡單；但要展望未來一年可能的發展，就得依據世界局勢的狀況與趨向及對本地區的影響，作全般性的研究、分析，再作大膽蠱測，這原是一樁比較困難的事；尤其在國際情勢千變萬化的今天，更使作者不敢輕易下筆。

作者着手撰寫本文之前，曾經重讀了過去兩年對東北亞局勢的展望與研判，所幸在大體上尚無多大錯誤，因此才有勇氣繼續執筆，照過去幾年的方式，除了就本地區內一般軍事政治情勢及各國間相互關係的演變，作客觀的探討外，再從整個世界情勢發展方向，來預測本地區可能的動向，還望讀者批評指教。

二、東北亞的軍事情勢

東北亞地區軍事情勢緊迫與否，與美蘇兩國軍事情勢的發展和兩國的遠東戰略，有密不可分關係。因此在檢討東北亞軍事

情勢之前，先就美蘇兩國的軍事結構作扼要分析，進而就美蘇在遠東地區的軍事配備現況、一年來雙方勢力的消長，作一綜合性研究。

就蘇聯而論，增加軍力為其國策上最優先課題，在財政經濟萬分困難中，仍不斷增加其軍力。在保有強大戰略及中距離核戰力的同時，蘇聯仍在歐洲、遠東本土、東歐各國等廣大地區繼續加強其地方武力及周邊海域軍力，甚至擴展到美國近海、地中海、印度洋、南中國海等地區，無論在核戰力及傳統戰力方面，已充分具有對抗美國的戰力。

根據日本防衛廳所發表的「一九八四年防衛白書」，蘇聯近年來在戰略核武的數量上已較美國為優，洲際彈道飛彈（ICBM）命中率已大幅提高，多目標彈頭（MIRV）及潛水艇發射飛彈（SLBM）射程的延伸與質的改善，亦有顯著進展。載有SLBM的「泰豐」級原子潛水艇已在實戰配備^①。

非屬戰略核戰力的中距離核飛彈「SS-20」現有三百七十八座及長距離轟炸機「逆火式」機共有二百三十五架，分散配備各地區。

地面戰力，在蘇聯、東德、匈牙利、阿富汗等地計有一百九十四個師團約一百九十一萬人，配有戰車約五萬七千輛。火力，地對空飛彈等戰力的質量，均有顯著增強。

航空戰力由作戰機約八千七百架組成，其中「米格-23」、「逆火式」機具有優良續航能力、低高度高速攻擊能力以及電子戰能力，其對地面、對艦艇的攻擊能力，亦有顯著增強。蘇聯最大的「軍事衛星」曾於去（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飛越美國上空巡迴五、七次，偵察軍事設施，均已為美國所偵得。

海上戰力約有艦艇二千八百艘（其中潛水艇約三百八十艘）計約六百零六萬噸、海軍兵力約一萬四千五百人。現在另有第四艘「基輔級」航空母艦在建造中。

至於蘇聯在亞洲地區已配備「SS-20」一百三十五座，「逆火式」轟炸機八十架，前者大部分配置在西伯利亞中部及貝加爾湖東部地區，因其射程為五千里，整個東北亞地區，均在其射程之內。後者以西伯利亞南部海參崴與外蒙古附近及越南金蘭灣等為基地，其作戰範圍，可遠達菲律賓、夏威夷等地區。

地面部隊在遠東配置五十二個師團約四十七萬人，主要駐紮在中蘇邊境，其中遠東地區四十個師團約三十七萬人。人數上雖

註① 根據英國戰略研究所「The Military Balance 1983-84」所載，蘇聯擁有ICBM一千三百九十八座，配備在蘇聯廣大國土之內，從發射開始，三十分鐘內可達美國本土的ICBM及B-52戰略轟炸機基地。蘇聯經常有載有攻擊都市的「SLBM」飛彈的原子潛水艇二三艘，在美國東西兩岸附近巡弋，發射後在五、六分鐘之內即可到達目標地區。

未有多大增加，但在裝備上則有大幅增強。

航空兵力機數雖僅增加一二〇架（目前在遠東增至二千二百二十架），但「逆火式」轟炸機等的更新，相當顯著。戰鬥機百分之七十以上已更新為「米格—23」等第三代航空機。

海上兵力在遠東約有艦艇八百二十五艘，約一百七十萬噸，故太平洋艦隊仍是蘇聯海軍最大艦隊。去（一九八四）年「基輔級」航空母艦及原子力巡洋艦、強襲登陸艦等數次回航遠東，值得注意^②。

北方領土自蘇軍於一九七八年進駐以來，已有一個師團的兵力。在擇捉島所駐「米格—23」機已由二十餘架增加到四十架。部隊裝備亦已現代化。

從以上資料，可知蘇軍在遠東地區各種兵力，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均有顯著增強，已構成了對東北亞地區的嚴重威脅，且已具有對抗美國的作戰能力。

美國方面，以戰略核武為中心的核戰力，在提供同盟國核子傘保護之同時，並透過與同盟國的共同防衛安排，作為從歐洲到亞洲對抗蘇聯的主要力量。美國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也配備了海上戰力。為了對抗蘇聯軍力的加強，雷根政府以「抑制」、「防衛」及「恢復和平」為美國國防政策的基本方針，除維持並強化同盟國對美國的信賴外，也期待同盟國作同樣防衛努力。雷根政府在提高同盟國對美國戰略抑制力的信賴方面，早已着手軍事現代化計劃，如發展新型 ICBM、MX 飛彈、小型單彈頭 ICBM 並經實戰配備。MX 也將於一九八六年開始部署。在非戰略核武方面，已開始在西歐部署中距離潘興二號飛彈及巡弋飛彈。若干艦艇亦配備對地用核彈頭巡弋飛彈。

傳統戰力以加強緊急應變與繼戰能力及加速裝備現代化為主要努力目標，以期擁有長期的對抗能力。在海上戰力方面，美國正積極執行以十五艘航空母艦組成的機動部隊及四個水上戰鬥羣為基幹的六百艘海軍建造計劃，預計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可以完成。

至於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配備，其陸、海、空三軍在數量上似無多大變化^③，但由於美國推行軍事現代化結果，在質的方面確已大幅增強。我們將日本最近兩年（一九八三及一九八四年版）刊行的「防衛白書」所列有關資料加以比較，在一九八三年

註②

據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所載，根據東京軍事方面判斷，蘇聯海軍最新「基輔級」核子巡洋艦將於本（一九八五）年內或明年初配備到遠東海域，該巡洋艦為西方國家從未擁有之大型艦艇（基準排水量二三、〇〇〇噸、滿載排水量二八、〇〇〇噸）再以現在製造中之核子航空母艦為中心構成「機動部隊」，則蘇聯在遠東之海軍實力將更增強，而具有單獨作戰能力。

註③

美國在西太平洋軍力請參閱本刊第二十三卷第七期拙著「東北亞局勢的探討」一文。

「白書」中日方認為蘇聯有優勢傾向，而一九八四年版則認為美蘇兩國軍事不均衡程度已見縮小。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在本地區軍力，已在逐漸增強之中。尤其去年十二月十日美國核子航空母艦「卡爾賓遜」號（八一、六〇〇噸）在橫須賀入港，為美國核子戰艦在日本首都圈內進港的第一次^④，顯示美國確有保衛東北亞決心。

此外，美國為了一旦東北亞乃至整個西太平洋發生戰事，能切實與該地區各同盟國共同作戰，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開始，即曾陸續舉行各類聯合軍事演習，尤其自雷根執政以後，各項聯合演習規模，更形擴大。從下列數項聯合演習，即可見其梗概：

(一)環太平洋聯合演習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由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日本五國參加，一九六八年開始時僅有美、加、紐、澳四國，每兩年舉行一次。一九八〇年日本也正式應邀加入^⑤。去（一九八四）年聯合演習時，以夏威夷為中心在中部太平洋實施，從五月十五日開始到元月二十九日結束，共達六週，參加艦艇共八十艘，其中包括美國第三航空母艦羣、第五巡洋艦羣及太平洋潛水艦羣等龐大部隊，與上次相較，艦艇增加二十艘，而且有兩艘核子航空母艦參加。各類新型戰機二百五十架，也較上次增加一百二十架。人數共約二萬九千人。日本海上自衛隊派遣護衛艦五艘及最新「P3C」等反潛哨戒機八架參加。演習主要項目為對地射擊訓練、反潛作戰、防空戰及電子戰等訓練及作為一旦西太平洋有事時共同作戰的準備。

(二)日美共同訓練：係根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兩國決定的「日美防衛合作方針」實施，為日本陸、海、空三自衛隊與美軍的共同作戰訓練，數年來經常實施。實際上上海自衛隊自一九五五年創立開始，即以反潛訓練為中心，與美軍共同訓練。去年九月十六日起實施五天，且有美國「中途島」號航空母艦參加。航空自衛隊自一九七八年開始與美軍以戰鬥機戰鬥訓練為中心實施共同訓練。去年十月九日起在琉球上空「西南防衛區」實施，七年來已有六十一次共同訓練紀錄。陸上自衛隊共同訓練自一九八一年開始，以通訊、指揮訓練為主；去年共同訓練自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一日在東北方面區宮城與岩縣內演習場實施，進行高度戰技、戰術訓練。此項共同訓練規模，自一九八〇年代起逐年擴大中。此外，去年十一月初陸上自衛隊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實施了首次的共同訓練，規模雖然不大，但意義極為重要。

根據上述「日美共同防衛方針」雙方自一九八一年起即着手研訂「日美共同作戰計劃」，至去年十一月已研擬完成，且已由

註④ 美國核子航空母艦在日本進港，除一九六八年一次及一九八三年兩次外，此次為第四次，「卡爾賓遜」號一九八三年十月曾一度進入佐世保軍港，而此次竟有巡洋艦等五艘艦艇護衛，經東京灣入港，意義不比尋常，一般認為橫須賀將有成為美國航艦基地可能。

註⑤ 日本受憲法限制原無法參加與軍事同盟關係國家舉行聯合演習；當時日本政府以巧妙說詞，指為保受美國邀請，以美國艦隊為聯合演習對象，演習中配合美艦行動，與其他國家艦隊不發生直接關聯。且演習目的在熟悉各項戰技，使能防衛國家安全。且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國民防衛意識亦有相當改變，輿論亦多表支持，故未受多大阻力，不過該次日本僅派遣海上自衛隊兩艘驅逐艦和八架「P2J」反潛哨戒機及海上自衛官七百二十人參加，但一九八二年日本參加時，又增了一艘裝備飛彈的護衛艦，人員也增至九百四十人。

日本統合幕僚會議議長與駐日美軍司令官正式簽署，即可付之實施。計劃內容仍保持秘密，但據十一月二十一日「讀賣新聞」透露，其要點為：(1)維持防止侵略於未然的態勢；(2)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的應付行動；(3)在日本以外的遠東地區發生事故使日本安全受到重大影響時，日美間的協力等。此外，對日本遭受外來軍事侵略時美軍來援及自衛隊所負任務，也有具體規定。

(四)團隊精神演習 (Team Spirit)：此項演習為美韓兩國共同軍事演習，自一九七六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至去年已先後實施了九次^⑥。「Team Spirit-84」自二月一日開始至四月中旬結束。該次演習適在一九八三年九月韓航空機被蘇聯戰鬥機擊落及十月韓國總統全斗煥率團訪問緬甸時北韓特工在仰光製造爆炸事件之後，因而特具意義，也特別為美韓兩國所重視，除參加人數增至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人外，陸、海、空軍最新裝備全部動員。美國有兩艘航空母艦及新型戰鬥巡洋艦參加，美國最新大型運輸機「UH-60」亦加入演習行列，顯示了美國援韓的龐大力量。雖然演習區域在日本領土之外，但甚多駐日美軍以日本為基地，由琉球、三澤、橫田等基地出發參加演習，故事實上日本已成為支援與補給基地，一旦有事，日美韓三國實質上將採取共同防衛行動。

以上美國與日韓進行之共同演習或與日、加、澳、紐等國之聯合演習，形式上似為分別進行，實質上均能相互配合支援。前(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開始，且以古巴為假想敵的英、美、荷三國在中美洲的「聯合軍事演習」，正與美韓「團隊精神」聯合演習同時舉行，說明了雷根政府「多條戰線戰略」的嘗試。又據UPI透露的「一九八四、八八年美國國防方針」秘密資料中謂：「美蘇若在波斯灣發生衝突，美國將在蘇聯、北韓沿海發動反擊」。這也是雷根政府「多條戰線戰略」的註腳。因此以上諸

註⑥ 美韓「團隊精神演習」稱為「Team Spirit-76-83」其日期及參加人數如下表：

年份	期 間	韓軍參加人數	美軍參加人數
1976	6月10日—6月20日	40,000人	6,000人
1977	3月28日—4月13日	74,000人	13,000人
1978	8月7日—8月17日	74,000人	42,000人
1979	3月1日—3月17日	100,000人	56,000人
1980	3月1日—4月21日	90,000人	40,000人
1981	2月1日—4月10日	100,000人	61,000人
1982	2月13日—4月14日	100,000人	61,000人
1983	2月1日—四月中旬	118,000人	73,000人

項演習，顯係針對蘇聯、北韓，展示美國的軍力與保衛東北亞的決心，難怪被蘇聯、北韓指為「挑釁行動」，而北韓更拒絕派員觀察美韓軍事聯合演習^⑦。

三、一九八四年是東北亞政局極混亂的一年

去（一九八四）年東北亞地區的政治情勢，錯綜複雜，變化多端，表面上雖然仍維持著小康局面，但內在危機，一天嚴重一天，隨時有突變可能。

造成這種複雜情勢的主要因素，實際都由美國、蘇聯及中共三者間的策略運用所造成。

首先看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過去一年來，由於雙方軍政領袖的頻繁互訪，顯得有相當程度的進展，也可說是雷根一九八一年就任總統以來最活躍的一年。先是中共「總理」趙紫陽於一月九至十二日接受美國正式邀請，訪問華盛頓，並與雷根總統在白宮會談。這是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以來派遣所謂「總理」訪美的第一次，且距鄧小平訪美已有五年，因此頗為各方所注意。

趙紫陽該次訪問美國，雖然是一九八三年舒茲國務卿二月訪問北平及溫柏格國防部長九月訪問中國大陸的結果；但中共鑒於在一九八三年一年中雙方因各種歧見無法克服，關係趨於最低潮，使它推動所謂「四個現代化」遭到了極大困難；爲了提昇雙方關係，爭取美國的科技、資金和市場，雖然明知雙方對所謂「臺灣問題」，立場對立，但仍毅然派趙紫陽往訪。訪問結果誠如一般所預料，雙方都有所獲。

在中共方面，主要收穫是與美國簽訂了「中美科學和技術合作協定」及延長了雙方一九七九年簽訂的「科技合作協定」，藉以在美國支援下推動其現代化計劃。中共爲了經濟利益，對「臺灣問題」雖重彈老調，表面強硬實際上僅點到爲止，以免破壞會談氣氛，不過仍佈下了未來對美糾纏的伏筆。同時趙紫陽訪美期間，破例透過電視、報紙記者訪問，特別強調了「中共外交政策的獨立自主性，不依附任何大國」。此舉對美國、蘇聯、第三世界及中共內部，都能發生一些有利的作用^⑧。就美國而言，由於

註⑦

自一九八二年起，每次團隊精神聯合演習，均透過「板門店軍事停戰委員會」，將演習日程、規模等事前通知北韓及中共軍事代表並邀請參觀，但每次均被拒絕，北韓各類軍事演習，則從未通知美國代表。

註⑧

中共強調所謂：「獨立自主」外交，實有其多重目的。對美國而言，許多主張「聯中制蘇聯」的美國人，在中共強調「獨立自主」的態勢下，必將壓迫其政府付出代價，繼續加倍努力，爭取中共，免爲蘇聯利用。對蘇聯言，在中共與美國關係已發展到今日地步，趙紫陽仍揚言不依附美國，可使蘇聯認爲有再度將中共從美國懷抱中拉出來與蘇聯重修舊好的可能；就對第三世界言，中共既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多年來因與美國關係密切，已引起第三世界不滿，今中共宣佈不依附超級強權任何一方，期能維持其原有第三世界領導地位；對中共內部言，以李先念爲首的反鄧反美派，一直抨擊鄧胡趙等改革派的親美政策，現在趙紫陽在美國公開表示不依附美國，可使反鄧反美派喪失攻擊藉口。故趙紫陽之發言，雖非針對雷根而發，但確能產生「一石四鳥」的作用。

雙方領袖會談氣氛融洽，建立了彼此間熟稔而親切的個人關係，也給美國企業界帶來了未來獲取利益的希望，增加了雷根競選連任的資本。

該次高層會談，從表面上看雖然各有若干收穫，但雙方主要的歧見，並未獲得解決。所以趙紫陽曾在紐約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外交政策協會」舉辦的聯合午餐中坦白表示說：「今後中美關係有兩種前途；其一是克服分歧，排除障礙，穩定和持久的發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一種是停留在目前的水平，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倒退。前者是我們努力爭取的，後者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最後他還說：「我希望三個月之後，在北京同雷根總統再次會晤，作進一步深談」。

依照預定的計劃，雷根總統於去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一日，在中國大陸作為期六天的訪問。他於二十七日上午即與趙紫陽先後舉行兩次會談，中午還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共重要幹部及學術界人士發表一次公開演說。其後雷根也曾與李先念及鄧小平會談。

雷根訪問中共的目的，主要有下列數端：(一)穩定美國與中共關係，加強高階層政治溝通，期能共同合作，阻止擴張主義者之侵略。雖然在雙方會談中並未涉及共同對抗蘇聯的問題，但雷根自夏威夷啓程時所發表的聲明中，已強烈的表達了「共同對抗蘇聯」的意願；(二)對所謂「臺灣問題」，雷根在會談中曾保證他無意改變尼克森和卡特所遺留下來的對華政策，但又重申他亦無意在「臺灣問題」上作任何讓步；(三)為美國企業界爭取更有利的投資與貿易條件，保證協助中共推動「四個現代化」，加強雙方科技和經濟關係，進而將中共引入國際經濟體系，使其在經濟、政治、軍事發展上，能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四)製造雷根競選連任的有利政治資本。

上述(一)(二)項，除「臺灣問題」外，其餘均為中共所期望者，故雷根與中共領袖們的會談尚算融洽，加以中共對雷根夫婦熱烈款待及安排兩次公開講演，參觀農村市場與長城等名勝，一面表示誠意歡迎，一面也表示已實施開放。當然這些安排和活動，也確有助於雷根的競選連任。

去年一年中，美國與中共首腦互訪會談，雖各有所獲，但美國在對「臺灣問題」上，一直堅持履行「臺灣關係法」，並且雷根總統也一再宣稱絕不爲了「新交」而放棄「舊友」。中共爲了獲得美國科技、資金等實質上的經濟利益，不敢進一步作強硬要求，只是利用各種機會，故作和平姿態，進行統戰。

美國是世界上一等強國，也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其總統的一舉一動，自會影響到國際情勢的發展。上述趙紫陽與雷根互訪，雖然未能解決雙方在政治上的歧見，不過由於現職總統親訪中國大陸，對東北亞地區的若干國家，却發生了或多或少或多的影響。

就日本而言，中國大陸市場，戰前原爲其生命線，中國大陸陷共後，日本對外政策追隨美國，且與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只好在「政經分離」原則下，與中共勾搭。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田中角榮內閣竟不顧道義，搶先承認中共政權並與

我斷絕邦交，以免中國大陸市場爲美國及西歐所佔據。根據統計，從一九七二至八二年十一月間，日本與中共貿易總額共達五四億美元；日本另給予中共低利貸款，第一次（一九七九、八三年）計十二億七、〇〇〇萬美元（合三千億日元），協助其港口、電廠、鐵路等建設，對中共經濟改革有極大助力。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間曾根繼鈴木善幸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後，早有訪問中國大陸計劃，惟當時其本身爲自民黨旁流，藉田中派支持始登上總理寶座，地位並不穩定，加以其時美國與中共關係正陷於低潮，故未成行，而邀請趙紫陽訪日，預作溝通；去年中曾根得悉雷根將於四月訪問中共，故決定於三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先至中國大陸訪問四天，爲了討好中共並爲未來獨霸中國大陸市場，中曾根在與趙紫陽會談中，立即決定給予第二次日元貸款四千七百億日元（約合美金二十億元）分七年提供（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年）^⑧，條件相當優厚。此項貸款以建造鐵路、港灣、通訊等七個計劃爲對象，至於無償資金協力，以開發資源爲目標，由進出口銀行融資，中共要求總額爲三十億美元，中曾根亦同意盡力促成^⑨。因爲一九八〇年進出口銀行已融資二十億美元，今年融資若干似尚未完全決定，但預料也不會少於二十億美元。

日本以如此龐大貸款與融資，協助中共，雖有其陰謀與目的，但亦屬一種冒險行動，對遠東安全是禍是福，值得懷疑與憂慮。中共爲了拉緊日本，前年趙紫陽訪日時，曾建議成立「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在去年中日高層會談中，已決定正式成立，由日本慶應大學校長石川忠雄及中共「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王兆國等各派十人出任委員，推進二十一世紀雙方友好合作。兩個政治制度、意識型態完全對立的「國家」，如何友好合作，除各懷鬼胎，相互利用外，實無法解釋，其後果亦可想見。

日本與我國之間除繼續維持實質上關係外，去年一年中尚無任何重大糾紛發生；不過日本基本國策反共，一般有識之士，都認爲臺灣、韓國是日本安全上屏障，前防衛廳長官、現任自民黨幹事長金丸信過去亦曾公開宣稱，「臺灣是日本安全上共同體」，一旦有事，兩者合作抗共的可能性仍大。

韓國原是堅決反共國家，但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起因受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及國際姑息潮流衝擊，在外交上即改採彈性政策；一九七三年五月更發表「門戶開放」政策聲明，對不敵視韓國之共產國家，亦願相互交往；其後並積極圖謀與中共、蘇聯改善關係。雖然其主要目的在削弱中共、蘇聯與北韓關係，減少北韓南侵危機，及誘致雙方參加一九八六年在漢城舉辦之亞運及一九八八年世運，但也爲了擴展貿易^⑩；尤其對中共政策，處處遷就，表示好感。去年亞籃比賽及遣返六義士回臺問題，中韓兩國間

註⑧ 第二次貸款利息僅三·五%，前十年不必償還本息，其後二十年以複利連本金歸還，第一次貸款條件亦同。

註⑨ 日本進出口銀行第一次對中共融資爲二十億美元，期限五年（一九八〇、八五年）年利六·二五%，以開發石油、煤炭爲主，十五年償還。第二次融資總額尚未確定，以開發內蒙古煤礦及渤海石油。

註⑩ 韓國與中共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幾乎無貿易往返，但自一九七九年已從一億二千萬美元、三億三千萬美元增加到一九八一年的十二億五千萬美元。後因北韓抗議，自一九八二年以後曾一度中斷。韓國對蘇聯貿易，爲數有限。

鬧得極不愉快，影響雙方合作團結。

在遠東共產國家間，中共與蘇聯之官方接觸亦更趨頻繁。去年三月中共「外次」錢其琛與蘇外次伊利屈夫在莫斯科先後舉行五次「關係正常化」會談，雖然（一）阿富汗蘇聯撤軍；（二）停止支援越南及（三）削減中蘇邊境駐軍」等三大障礙問題未獲解決，但在去年聯合國大會期間，雙方外長葛羅米柯與吳學謙亦曾兩次晤談：十二月下旬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應邀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陳雲等，簽訂了「中蘇經濟合作協定」及「科學技術合作協定」，而將所謂「關係正常化三大障礙」擱置一邊，選擇了「實利外交」；同時雙方也達到了對美「平衡外交」的目的，增加了遠東政治情勢上的複雜性。

北韓方面除標榜「一個韓國」，始終不接受韓國所提「統一和談」外，並積極爭取中共與蘇聯支援，以便乘機南侵。從下列三方要員互訪及會談，可概觀全局：（一）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應邀訪問北韓與金日成會談；（二）五月十八日金日成一行訪問蘇聯及東歐各國；（三）八月五日北韓總理姜成山親訪中國大陸並與趙紫陽、胡耀邦、鄧小平等會談；（四）九月二十一日北韓外長金永南在紐約分別與吳學謙及葛羅米柯晤談，同年十月十三日金永南在返北韓途中，再度與葛羅米柯在莫斯科會談；（五）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金日成非正式訪問中共。三者間頻繁接觸，非比平常。

以上中共與美國以及中共蘇聯與北韓三者之間領袖互訪所引起的遠東各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使東北亞政治局勢，顯得非常混亂；所以一九八四年遠東政局，是勾心鬭角，密雲不雨的一年。

四、前途展望——「太平洋共同體」的推動

東北亞局勢的前途與國際局勢演變，息息相關，因此要臆測今（一九八五）年東北亞局勢的安危，必須先觀察一下今年美蘇兩國的策略趨向。根據紐約「自由之家」的研究報告：在非共地區，自由和民主去年有顯著的擴展。在若干中南美洲國家，軍事的獨裁已讓位於民選的政府，尤其是民主體制伸張的明證。而在國際安全上，正如雷根總統所指陳者，共產勢力去年並未侵佔自由世界的寸土片石。西方的聯盟也未受蘇聯和平攻勢的侵蝕，而有基本的動搖；但是美蘇超強之間或對抗或談判，其對立抗爭的關係仍未改變。所以就今年的世局言，美蘇的談判可能較為頻繁，但和解或大幅的修好，却未可期。雙方的關係必然是武裝的共存，不戰亦不和，整個世界仍是密雲不雨天^②。

作者完全同意紐約「自由之家」的研究判斷，因為美國政府的對蘇策略，雖然欲以談判的恢復，突破雙方關係的僵局，緩和

註② 詳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臺北《中央日報》陳裕清先生專欄引言。

世界緊張局勢，預料可能性不大。過去數年來美國採取「以實力維護和平」、大量增強軍力、鞏固聯盟等政策，乃能逼使蘇聯轉採溫和策略。因此雷根新政府對蘇策略，仍將繼續執行。

不過蘇聯的基本國策是埋葬資本主義和赤化全世界，當其傳統策略趨於劣勢時，常以和平談判姿態，軟化對方，一旦恢復優勢，即呈露出侵略面貌。現在美國雖同意從事綜合性的限武及太空武器談判，結果恐仍將走上「打打談談」局面。所以除非蘇聯放棄其赤化世界的陰謀，美蘇間縱然不斷談判，也難達成裁軍的完整協議，無補於世界的安定。如果上項判斷無誤，那麼東北亞局勢，亦將出現同樣情況，維持目前外弛內張的局面，局部紛爭仍隨時可能發生。

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在西北太平洋佔有極重要地位，為公認的事實，雖然東北亞局勢與世界情勢變化有不可分關係，但我們決不能坐以待斃，任人擺佈。尤其是中日韓三國，應該澈底認清共產主義本質，共同合作團結，配合並影響美國全球性策略，在美國支持下創造新的「太平洋時代」，全力消滅共產主義，才能達到真正的世界和平。

「環太平洋團結構想」在五年前由日本故首相大平正芳所提出，因大平病故，此項構想亦無疾而終；但國際政略家和戰略家已逐漸認識太平洋盆地的重要性；尤其以東亞地區為中心的太平洋盆地，已被國際社會公認為全球經濟發展最有潛力的地區。因此以美日兩國為首的政治領袖與專家學者，均主張應該及早組成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由互惠合作中，建立共同安全利益，保障本區域的繁榮安定，進而維繫全球經濟體系的茁壯發展，創造人類的和平與福祉。

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太平洋盆地計劃主持人杜南博士，前年亦發表專文，主張擴大太平洋十個國家——日本、韓國、中華民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澳洲及紐西蘭的區域安全合作體系。並具體表示美國應居於一個獨特的地位，提供初步推動力，並在非正式基礎上進行全面協調。

今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國國務卿舒茲在參院外交委員會有關外交政策聽證會中，首次提出了「太平洋共同體」的協力構想，並表示「美國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認識，已有新的改變，美國積極與亞洲各國間推進廣泛合作，擴大地域協議並發展地區安全保障的共同利益」。不過他又說：「日美首腦會議時，對『太平洋共同體』之創立並未獲具體協議，僅主張加強經濟合作與文化、人才交流」。上述證言，可以說明雷根政府對太平洋合作問題，已極為重視，並有積極推動意願。

「二十一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已成爲各國一致的看法。但太平洋幅員遼闊，面積一億七、九〇〇萬平方公里，爲大西洋的二倍及印度洋的三倍，六大洲陸地總面積亦不及太平洋之大。不過此一地區內民族、國體、文化、語言、經濟發展情況以及歷史背景，相當複雜，欲謀團結合作，原非易事；而且有蘇聯、中共、北韓三個共產國家存在，阻力更大，但如果先以中日韓三國爲中心，透過經濟合作關係，加強戰略共識，進而聯合亞太自由國家，共同保障區域安全，這應該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